

林清玄

生命的进程既不是偶然，
也非必然。

每一步都牵引着下一步，

每一个转弯都面向了不同的方向。

人生的许多事都是可以预期，

却也是不可思议。

林清玄 散文精选

家家有明月清风

青山白发

正向时刻

佛鼓

去做人间雨

达摩茶杯

飞入芒花

在梦的远方

芳香百里馨

威尼斯船夫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林清玄
散文精选

林清玄 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林清玄散文精选 / 林清玄 著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354—6140—7

I 林… II 林… III 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39179号

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 17-2012-103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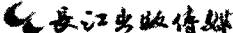

中文简体字版 © 本书由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正式授权, 同意经厦门墨客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非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转载。

责任编辑: 阮 珍

责任校对: 陈 琪

封面设计: 壹诺设计

责任印制: 左 怡 邱 莉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

开本: 66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18 375 插页: 1 页

版次: 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字数: 202千字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自序

菩萨清凉月，
常游毕竟空；
为偿多劫愿，
浩荡赴前程。

这是《华严经》的偈，我非常喜欢，常用以自况。

菩萨的心就像天上清凉的月亮，在究竟的空性里自在遨游。

但是为了多生累世许下的愿望，菩萨却一再的返回人间，浩浩荡荡地奔向解救众生的前程。

不只是自在的菩萨呀！如果真有前世或有来生，每个人在心里一定也许下过愿望，希望未来可以实现。

因为有愿望，生命的进程既不是偶然，也非必然。

每一步都牵引着下一步，每一个转弯都面向了不同的方向。

人生的许多事都是可以预期，却也是不可思议。

“花开满树红，花落万枝空；唯余一朵在，明日定随风。”知玄禅师说，这是可以预期的，枝头那最后一朵红花，明天一定会随风飘落。

“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人在桥上过，桥流水不流。”傅大士如是说，那是不可思议的，其实是桥在流动而不是水在流动，生命的实相谁分

得清呢？

作家的终极追寻

如果真有前世的愿，当我在童年时代宣称：“我要成为一个作家！”应该是遥远生世中带来的种子。

有种子，自会成树。

所以我迈向写作之路，是可以预期的。

可是，预期的写作之路，却不能预知究竟会写出什么作品，因而每一篇文章和每一本书，都有不可思议的地方。那是在某一个时空中，思想、感情、观点与灵感撞击的结果，若是换了一个时间、转了一个空间，文章也就不同了。

这是为什么写作不能断的原因，二十岁有二十岁的样子，四十岁有四十岁的情貌，作品的展现因此不只是“结果论”，每一个过程都是非常重要的。

每一年每一年，作品慢慢的不同，却不是那么明晰，若是每个十年来看，一个十年几乎就是一个“豹变”，会有完全不同的风格与内容。

我写作已经超过四十年了，最少经历了四个豹变，从浪漫主义者（绝对的抒情）变成理想主义者（追求佛教的圆满国度），再从理想主义者变成了存在主义者（确立人的终极存在），最后，变成自由主义者（打破了写作的框框）。

每次的转变都在不思议处，仔细寻索，却可以找到其中的关键。

我们也可以维持人生不变、作品不变，但是就背反了作家的终极追寻。

什么是作家的终极追寻呢？

向外,不断追求生命更高的境界。

向内,不断触及心灵更深的感动。

并且,把更高的境界与更深的感动,不断的与读者分享,一起携手走向人生的圆满与美好。

循时光的河流前进

由此观之,作为作家,我并没有什么可以遗憾的。

我每天都写作,对于作品我已全心付出,不辜负五十年前立下的初心。

我的读者,如果从小学语文课本开始读起,现在已经是即将步入中年了,我们的因缘殊深,有许多人读我的文章长大,而我自己却在字海中泅游,逐渐的老去了。

还好,文章总是会维持它最初的样子,年轻的依然年轻,感动的还是感动,只是写作的人,皱纹更深了,鬓发更白了!

每当重读自己的小作,仿佛循着时光的河流向上游前进,两岸花树宛然,群山微风依稀,好像重活了一次。

作家还是比一般人幸福呀!因为留下了作品,因而保留了时光,镌刻了情感,使一切逸去的,留下了余音遗响,活色生香。

看见幽微看见美

我的作品选集在大陆已出版多部,每一部的编者侧重的不同,因此各有可观。

最近,长江文艺出版社把我在九歌出版社的老作品,从头到尾寻索了一遍,重编了一本选集,或者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见我少壮时代的行旅与心情。

自在悠游于夜空的明月呀！照亮过人间时，历历在目，有缘的人自然会看见明灭、看见幽微、看见美！

林清玄

二〇一二年秋日

台北清淳斋

目 录

温一壶月光下酒

月光下的喇叭手.....	003
负琴盲翁.....	009
家家有明月清风.....	012
无关风月.....	017
温一壶月光下酒.....	025
我似昔人,不是昔人.....	032
以水为师.....	039
光之四书.....	043
两只松鼠.....	052
屋顶上的田园.....	055
卷帘.....	059
无灾无难到公卿.....	065

黄玫瑰的心

发芽的心情.....	071
青山白发.....	076

娘子坑的午宴.....	080
忘情花的滋味.....	085
一杯蜜是炼过几只蜂的.....	088
生命的酸甜苦辣.....	091
生平一瓣香.....	093
深香默默.....	097
黄玫瑰的心.....	100
买了半山百合.....	104
石上栽华.....	107
正向时刻.....	112

吾心似秋月

三生石上旧精魂.....	119
吾心似秋月.....	128
佛鼓.....	134
召集有缘人的钟声.....	142
步步起清风.....	151
去做人间雨.....	155
水晶石与白莲花.....	159
一味.....	164
达摩茶杯.....	171
在名利的海上航行.....	176
一心一境.....	179
送一轮明月给他.....	182

白雪少年

红心番薯.....	187
飞入芒花.....	193
在梦的远方.....	199
过火.....	204
家有香椿树.....	213
银合欢.....	216
翡翠莲雾.....	219
白雪少年.....	222
我唯一的松鼠.....	225
仙堂戏院.....	229
悬崖边的树.....	234
兵卒无河.....	237

星落尼罗河

岁月的灯火都睡了.....	249
芳香百里馨.....	252
星落尼罗河.....	257
卢桑夜船.....	267
威尼斯船夫.....	271
罗马在闪电中.....	275
敏感的花.....	278

温一壶月光下酒

林清玄散文精选



月光下的喇叭手

冬夜寒凉的街心，我遇见一位喇叭手。

那时月亮很明，冷冷的月芒斜落在他的身躯上，他的影子诡异地往街边拉长出去。街很空旷，我自街口走去，他从望不见底的街头走来，我们原也会像路人一般擦身而过，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那条大街竟被他孤单落寞的影子紧紧塞满，容不得我们擦身。

霎时间，我觉得非常神秘，为什么一个平常人的影子在凌晨时仿佛一张网，塞得街都满了，我惊奇地不由自主地站定。定定看着他缓缓步来，他的脚步零乱颠簸，像是有点醉了，他手中提的好像是一瓶酒，他一步一步逼近，在清冷的月光中我看清，他手中提的原来是一把伸缩喇叭。

我触电般一惊，他手中的伸缩喇叭造型像极了一条被刺伤而惊怒的眼镜蛇，它的身躯盘卷扭曲，它充满了悲愤的两颊扁平地亢张，好像随时要吐出“滋滋”的声音。

喇叭精亮的色泽也颓落成蛇身花纹一般，斑驳锈黄色的音管因为有许多伤痕凹凸扭扭，缘着喇叭上去握着喇叭的手血管纠结，缘着手上去我便明白地看见了塞满整条街的老人的脸。他两鬓的白在路灯下反射成点点星光，穿着一袭宝蓝色滚白边的制服，大盘帽也褶皱地没贴在他的头

上，帽徽是一只振翅欲飞的老鹰——他真像一个打完仗的兵士，曳着一把流过许多血的军刀。

突然一阵汽车喇叭的声音，汽车从我的背后来，强猛的光使老人不得不举起喇叭护着眼睛。他放下喇叭时才看见站在路边的我，从干扁的唇边迸出一丝善意的笑。

在凌晨的夜的小街，我们便那样相逢。

老人吐着冲天的酒气告诉我，他今天下午送完葬分到两百元，忍不住跑到小摊去灌了几瓶老酒，他说：“几天没喝酒，骨头都软了。”他翻来翻去在裤口袋中找到一张百元大钞，“再去喝两杯，老弟！”他的语句中有一种神奇的口令似的魔力，我为了争取请那一场酒费了很大的力气，最后，老人粗声地欣然地答应：“就这么说定，俺陪你喝两杯，我吹首歌送你。”

我们走了很长的黑夜的道路，才找到隐没在街角的小摊，他把喇叭倒盖起来，喇叭贴粘在油污的桌子上，肥胖浑圆的店主人操一口广东口音，与老人的清瘦形成很强烈的对比。老人豪气地说：“广东、山东，俺们是半个老乡哩！”店主惊奇笑问，老人说：“都有个东字哩！”我在六十烛光的灯泡下笔直地注视老人，不知道为什么，竟在他平整的双眉跳脱出来几根特别灰白的长眉毛上，看出一点忧郁了。

十余年来，老人干上送葬的行列，用骊歌为永眠的人铺一条通往未知的道路，他用的是同一把伸缩喇叭，喇叭凹了、锈了，而在喇叭的凹锈中，不知道有多少生命被吹送了出去。老人诉说着不同的种种送葬仪式：他说到在披麻衣的人群里每个人竟会有完全不同的情绪时，不觉仰天笑了：“人到底免不了一死，喇叭一响，英雄豪杰都一样。”

我告诉老人，在我们乡下，送葬的喇叭手人称“罗汉脚”，他们时常蹲聚在榕树下嗑牙，等待人死的讯息。老人点点头：“能抓住罗汉的脚也不错。”然后老人感喟地认为在中国，送葬是一式一样的，大部分人一辈子没

有听过音乐演奏，一直到死时才赢得一生努力的荣光，听一场音乐会。“有一天我也会死，我可是听多了。”

借着几分酒意，我和老人谈起他飘零的过去。

老人出生在山东的一个小县城里，家里有一片望不到边的大豆田，他年幼的时代便在大豆田中放风筝、抓田鼠，看春风吹来时，田边奔放出嫩油油的黄色小野花，天永远蓝得透明，风雪来时，他们围在温暖的小火炉边取暖，听着戴毡帽的老祖父一遍又一遍说着永无休止的故事。他的童年里有故事有风声、有雪、有贴在门楣上等待新年的红纸，有数不完的在三合屋围成的庭院中追逐的不尽的笑语……

“廿四岁那年，俺在田里工作回家，一部军用卡车停在路边，两个中年汉子把我抓到车上，连锄头都来不及放下，俺害怕地哭着，车子往不知名的路上开走……他奶奶的！”老人在军车的小窗中看他的故乡远去，远远地去了，那部车丢下他的童年、他的大豆田，还有他老祖父终于休止的故事。他的眼泪落在车板上，四周的人漠然地看着他，一直到他的眼泪流干；下了车，竟是一片大漠黄沙不复记忆。

他辗转地到了海岛，天仍是蓝的，稻子从绿油油的茎中吐出他故乡嫩黄野花的金黄，他穿上戎装，荷枪东奔西走，找不到落脚的地方，“俺是想着故乡的啦！”渐渐的，连故乡都不敢想了，有时梦里活蹦乱跳地跳出故乡，他正在房间里要掀开新娘的盖头，锣声响鼓声闹，“俺以为这一回一定是真的，睁开眼睛还是假的，常常流一身冷汗。”

老人的故乡在酒杯里转来转去，他端起杯来一口仰尽一杯高粱。三十几年过去了，“俺的儿子说不定娶媳妇了。”老人走的时候，他的妻正怀着六个月的身孕，烧好晚餐倚在门上等待他回家，他连一声再见都来不及对她说。老人酗酒的习惯便是在想念他的妻到不能自拔的时候弄成的。三十年的戎马真是倥偬，故乡在枪眼中成为一个名词，那个名词简单，简

单到没有任何一本书能说完,老人的书才掀开一页,一转身,书不见了,到处都是烽烟,泪眼苍茫。

当我告诉老人,我们是同乡时,他几乎泼翻凑在口上的酒汁,几乎是发疯一般地抓紧我的手,问到故乡的种种情状,“我连大豆田都没有看过。”老人松开手,长叹一声,因为醉酒,眼都红了。

“故乡真不是好东西,看过也发愁,没看过也发愁。”

“故乡是好东西,发愁不是好东西。”我说。

退伍的时候,老人想要找一个工作,他识不得字,只好到处打零工,有一个朋友告诉他:“去吹喇叭吧,很轻松,每天都有人死。”他于是每天拿只喇叭在乐队里装个样子,装着、装着,竟也会吹起一些离别伤愁的曲子。在连续不断的骊歌里,老人颤音的乡愁反而被消磨得尽了。每天陪不同的人走进墓地,究竟是什么样一种滋味?老人说是酒的滋味,醉酒吐了一地的滋味,我不敢想。

我们都有些醉了,老人一路上吹着他的喇叭回家,那是凌晨三点至静的台北,偶尔有一辆急驶的汽车呼呼驰过,老人吹奏的骊歌变得特别悠长凄楚,喇叭哇哇的长音在空中流荡,流向一些不知道的虚空,声音在这时是多么无力,很快地被四面八方的夜风吹散,总有一丝要流到故乡去的吧!我想着。

向老人借过伸缩喇叭,我也学他高高把头仰起,喇叭说出一首年轻人正在流行的曲子:

我们隔着迢遥的山河
去看望祖国的土地
你用你的足迹
我用我游子的乡愁

你对我说
古老的中国
没有乡愁
乡愁是给没有家的人
少年的中国也没有乡愁
乡愁是给不回家的人

老人非常喜欢那首曲子，然后他便在我们步行回他万华住处的路上用心地学着曲子，他的音对了，可是不是吹得太急，就是吹得太缓。我一句一句对他解释了那首歌，那歌，竟好像是为我和老人写的，他听得出神，使我分不清他的足迹和我的乡愁。老人专注地不断地吹这首曲子，一次比一次温柔，充满感情；他的腮鼓动着，像一只老鸟在巢中无助地鼓动羽翼，声调却正像一首骊歌，等他停的时候，眼里赫然都是泪水，他说：“用力太猛了，太猛了。”然后靠在我的肩上呜呜地哭起来。我耳边却在老人的哭声中听到大豆田上呼呼的风声。

我也忘记我们后来怎么走到老人的家门口，他站直立正，万分慎重地对我说：“我再吹一次这首歌，你唱，唱完了，我们就回家。”

唱到“古老的中国没有乡愁，乡愁是给没有家的人”的时候，我的声音暗哑了，再也唱不下去，我们站在老人的家门口，竟是没有家一样地唱着骊歌，愈唱愈遥远。

我们是真的喝醉了，醉到连想故乡都要掉泪。

老人的心中永远记得他掀开盖头的新娘面容，而那新娘已是个鬓发飞霜的老太婆了，时光在一次一次的骊歌中走去，冷然无情地走去。

告别老人，我无助软弱地步行回家，我的酒这时全醒了，脑中充塞着中国近代史一页沧桑的伤口，老人是那个伤口凝结成的疤；像吃剩的葡萄